

* 序跋選錄 *

《詞學論著總目》前言

林玫儀*

資料是學術研究之基礎。資料不完備，固然影響研究之結論；資料俱在，卻鮮為人知，學者須費神到處查尋，亦會造成不必要之浪費。因此廣蒐資料以提供學者研究之用，實為重要之基礎工作。

近代以來，詞學研究之成果雖云豐碩，卻無較完整而可靠之目錄資料。由於相關資訊不足，學者往往各自為政，或則研究範圍雷同，導致人力浪費，或則無法全面觀照，造成研究上之缺陷。如此，研究成果非唯不能相互結合、截長補短，更無法由點及面，由淺而深。

筆者有見及此，十餘年來即積極從事詞學資料之蒐集及整編，主要可分為四部分：一、蒐羅詞籍及詞學專著，包括彙刻本歷代詞籍、散見之清代與晚近詞集，以及當代之詞學論著。二、蒐集歷代詞學序跋、題記、批注及書信等零星論詞資料。三、編製詞學論著目錄。四、影印詞學論文，並分類裝訂成冊。然以個人之力，實難以作全面之蒐羅及整理，僅能就研究所涉之相關主題，廣為蒐錄。迨至文哲所任職以後，由於研究環境較佳，遂全面開展詞學資料之編集工作：包括與饒宗頤、吳熊和、嚴迪昌三位教授合作蒐集清詞別集；將《全唐五代詞》、《全宋詞》、《全金元詞》及《詞譜》、《詞律》之資料電腦化等；《論著總目》亦為其中之一環。在本所之支援下，本目錄之編印工作，於一九九二年七月正式開展。凡一九〇一年以來中外之詞學資料，包括專著及單篇論文，均在蒐羅之列。資料來源包括臺灣、大陸、香港、新加坡、日本、韓國、美國、加拿大、法國、蘇俄、德國、義大利、瑞士、匈牙利等地，以一九九二年為下限。除以個人多年來蒐集之資料為基礎外，更全面檢閱各種專著、論文、書目及索引資料，並向兩岸詞學界同道發函，請學者自行提

* 本處研究員。

供或訂補資料。資料全部輸入電腦，經過汰重、查核，最後共得二四九八九條（附錄一鑑賞辭典資料一萬餘條尚未計入）。筆者之最終目的為編纂二十世紀之詞學論著總目，本書是其第一步。數年之間，窮盡心力於資料之蒐羅查核，其間甘苦實不足為外人道。所自期許者，除提供方便可靠之基礎資料，以節省學者研究之心力外，亦冀能藉此窺見本世紀以來詞學研究之全貌。

個人以為，目錄之作用在於減省讀者蒐尋資料之時間及心力，完備性及翔實性乃二項基本要求，故本書在編纂時，即以此為目標。前此出版之多種詞學目錄，大抵僅就現成目錄編纂成篇，既不夠全面，涵蓋時間亦不長，且資料輾轉傳鈔而缺乏查證，往往錯誤百出，同一筆資料或則作者不同，或則卷期出處有異，或則頁次有別等，不一而足，甚或誤收非詞之材料者，亦所在多有。以黃文吉《詞學研究書目》為例，所收木下彪等論王國維〈頤和園詞〉、杜若論王湘綺〈圓明園詞〉、林海音等論《清宮詞》及曾仁杰《金湖小農詞三十韻》等條，內容實皆為詩；李正宇〈下女夫詞〉乃變文；羅錦堂〈詞話中的花關索〉為曲；趙琴論王文山之〈拋磚詞〉則是歌；而余青〈談詞品〉乃指文法上語詞之分品；甘雨〈詞的選擇與創造〉則是談如何選用文詞；以上皆非詩詞之「詞」，然而編者一見「詞」字，即予收錄而不加查證。再如所收劉逸生〈江湖憂國識巴丘〉是論陳與義之七律〈巴丘書事〉、前川幸雄〈西溪漁唱的研究序說〉是論漢詩、周生春〈踏逐釋義商榷〉是論宋代俗語，均與詞無涉；而王文才〈冀國夫人歌詞及浣花亭〉及毛一波論吳梅村〈汲古閣歌〉之所謂「歌詞」或「歌」亦並非詞。更有作者時代錯置者，如嚴繩孫與朱彝尊並稱「江南三布衣」，石芝（齋名鶴舫）為嘉、道時人，莫庭芝主要活動時間在道、咸、同三朝，而許南英則為光緒十六年進士，該書卻將嚴繩孫《秋水詞》、衣萍〈記石鶴舫的詞〉、顧樸光〈莫庭芝詩詞藝術初探〉及毛一波〈許南英的詩詞〉等文全歸入民國詞人中，甚且將顧樸光誤為「照朴光」。該書作者錯亂之情形屢見不鮮，如將「于北山」與施蟄存先生之別號「北山」混同，施先生所有署名「北山」之文章全被歸入「于北山」名下；又如〈遯齋樂府序〉作者應為夏敬觀，誤作「龍沐勛」；〈讀雲謠雜記〉作者應為趙尊嶽，誤作「張爾田」；呂美生〈千古情種囚下歌——李後主破陣子賞析〉誤作「吳美生」，潘亞暉〈辛詞意境初探〉誤作「潘亞暉」等，不勝枚舉。其餘出處、卷期、頁碼之錯誤更是俯拾皆是。類此之處，非唯不能助人，反而誤導讀者，令人費時失事。本書有鑑於此，故對所引資料，倍感戒慎恐懼，凡有疑義者，皆就學力之能及，盡量核實查對。由於本書起始即使用電腦編纂，由各種索引、目錄蒐集所

得之資料一經電腦排序，同一筆論著若有出入，立即一目瞭然，凡有不同記載者，務必盡力蒐尋原資料，以定其是非。若原資料有錯誤者，亦逕行改正，如《詞學季刊》創刊號登有〈詞通〉一文，原署「佚名」，其後龍沐助於一卷二號上已更正為「徐棨」所作，本書即逕作「徐棨」，即是其例。

再者，有些資料中詩詞雜混，亦盡可能加以區別，如無覺〈疏篁館雜綴〉原有九篇，其中有三篇論畫、一篇論杜詩、一篇論陶詩，均予剔除。又如《青鶴》自第三卷第一期至第四卷第二十三期連載《太乙舟詩詞鈔》，共二十三期，乃陳瀛一摘抄其叔高祖陳用光《太乙舟詩詞》之若干作品，雖名為《太乙舟詩詞鈔》，卻無詞作在內，故全不收。回顧本書工作之歷程，查核資料所花之時間幾為蒐集資料之二倍。

由於詞學論著浩如煙海，絕對完備自是無法企及，所幸盡量求其豐富卻可勉力而致。大陸地區幅員廣大，報刊雜誌多有在臺無法覓得者，感謝詞學同道熱心提供著作目錄，並輾轉介紹，代為徵集目錄，故本書能蒐錄不少一般論文索引未曾登錄之資料，例如大陸地區學術會議及博碩士論文等即是。至於外文資料，由於臺灣以外之材料甚難掌握，故委請松尾肇子女士在日本蒐集日文資料，嚴志雄先生在美國蒐集美加地區之西文資料，丁婷婷女士代查哈佛資料，朴真哲先生協助蒐集韓文資料。又多承王瓊玲女士協助檢查英文資料並統一體例，何金蘭女士、陳慶浩先生代為檢查法文資料，李明輝先生代為檢查德文資料。全部外文資料，除俄文及韓文外，均按原文著錄，並以符號表明該文所使用之文字：◇表示日文，△號表示韓文，☆表示法文，◎表示俄文，⊙表示義大利文，⊕表示德文，英文則不加符號。一般詞學目錄對外文資料皆不甚措意，往往聊備一格而已，其中乖錯舛誤，令人不忍卒睹。本書分別委請學者協助處理，故能較為完備及翔實。

本書又特別注意分類及體例之謹嚴。一般詞學目錄於分類方面皆不甚理想，大抵只有數個大類別，遑論細部之規劃，甚或毫無體例可言。筆者則認為體例不明，將資料歸類時必然無所依循，隨興置放之結果，讀者必然無從尋繹。因此，在分類工作上花費無數心力。幾經改易，卒將全書分為四大類：其一為詞學總論，包括綜述、特質、起源、流變、派別、內容、風格、意境、體製、結構、詞調、詞與音樂、詞與舞蹈、詞譜、詞韻(韻部、韻書)、格律、技巧、詞論詞話(包括論詞詩詞)、學詞法、鑑賞等二十目，凡詞學理論方面之論文及專著屬之。其二為詞籍，除別集以作家為依歸，置入第四類外，所有詞籍，包括叢編、合集、總集、選集、詞學期刊、論文集、辭典乃至於書目、索引等均屬之。其三為詞學雜著，除一般人較為熟悉之

札記、隨筆等，尚有二類資料：(一)序跋、論詞書信、論詞日記；(二)研究概況、消息報導；前者乃是零星之詞論資料，往往可窺見作者之詞學觀點，而透過後者，則可見出此百年來詞學發展之趨向。其四為詞家與詞作，包括資料及論述，前者主要為作者生平之考訂及詞籍之資料、版本等，後者則為作品之分析或研究。

類目確定，歸類時則嚴守體例，如同為涉及「夏承燾」，若是論及夏先生其人其詞者，歸入近現代詞家「夏承燾」之下；若是夏先生所撰作，如其《天風閣學詞日記》及〈天風閣讀詞札記〉，入雜著「論詞日記」及「札記、隨筆」項下；《瞿髯論詞絕句》則入「詞論詞話」中；如是論詞家，則論易安者入「李清照」，論放翁者入「陸游」；視其撰述內容各從其類，不相混淆。為方便參考，若有關於某書或某論文之批評、質疑或簡介、提要等，則隨文置於該書或該文之後。另本書收錄條目，雖以一九九二年為界，但所收條目中若於一九九二年以後有後續出版或反響，基於服務讀者，亦予納入。

其次，本書尚有若干開創性之作法：

一、首創參見之法

某些論著內容涉及二個或二個以上之主題或詞家，一般書目之處理方式，或則並列，或則只列一處而於他處注明參照某類。前者未免重複，後者則須重新檢索，既不方便，且易有遺漏。若為多家並論，更是不勝其煩。本書針對此一問題，設計參見之法，凡一條而須分見二處以上者，則將條文置於關係較密切或時代較早之處，其餘各處則標明該條號碼，讀者按圖索驥，不虞漏失資料而又能節省篇幅。例如下列四條均與史達祖有關：

07682 唐圭璋 梅溪詞選釋序

15004 繆 鉞 靈谿詞說（續九）——論黃庭堅詞、論史達祖詞

15697 夏承燾 天風閣讀詞札記——片玉集、梅溪詞、後村長短句、竹山詞

19958 金啓華 清空峭拔的白石詞及梅溪詞

按本書體例，將第一條歸入「詞學雜著」類「序跋」之下，第二條歸入黃庭堅、第三條歸入周邦彥、第四條歸入姜夔，並於史達祖「總論其詞」一節末後注明：「參見：07682，15004，15697，19958」。劉克莊、蔣捷之下亦列明「15697」之條號。

二、酌加按語說明

某些論著由篇題上無法判定內容，或篇題與內容不相符，若不查閱原文，往往不能歸入恰當之類目。尤其札記、隨筆之類，不乏精要之語，卻因僅有籠統之名目，讀者翻查各種主題時，往往錯失。本書為方便讀者，於必要時加入按語，主要有如下數種情況：

1. 凡篇題無法望文知義者，除查明內容，置於適當位置外，並加注按語。例如原田憲雄〈過雁〉一文下云：「按：李清照〈聲聲慢〉。」又如谷風〈情難勒處尙聞香〉一文下云：「按：呂碧城。」等皆是。
2. 凡書名與內容略有出入，須作分類上之調整者，亦加按語。如吳丈蜀《詞牌例釋》一書，實為詞譜性質，故本書分類，不入「詞牌」而入「詞譜」，並加按語云：「按：為簡明之詞譜。」又如吉田秀甫〈菩薩蠻〉一文，看似論牌調，實論詞體，故不入「詞牌」而置於「詞之概說」下，注云：「按：此文泛論詞體。」
3. 雖略知其範圍，而未詳其說者，亦據原作內容加入按語。如蟄庵〈強煥〉一文下云：「按：考其人即溧陽丞強彥文。」又楊鏞〈水調歌頭·讀書巖作者質疑〉一文下云：「按：非廉希憲，應為廉惇。」
4. 札記隨筆所涉駁雜，亦盡量查考原文，如鄭文焯遺著「半雨樓雜鈔(四)」一文下云：「按：校夢窗〈江南春〉、白石〈石湖仙〉。」而置於「吳文英」之下。另於「姜白石」之下參見條號。又如龍沐勛於《同聲月刊》發表之《忍寒漫錄》、《疏篁館雜綴》、《迎秋館雜綴》、《北遊瑣記》等，全屬補白性質，卻往往言簡意賅，亦全加按語，歸入適當位置。
5. 序跋諸文，若無原書作者姓氏，則加按語。如葉恭綽〈款紅樓詞跋〉一文下云：「按：梁鼎芬著。」

三、收錄鑑賞辭典

近年來大陸鑑賞辭典出版成風，此類書籍，收詞動輒上千，每首均附詳細說解，學者或以為賞析性之文章學術性不高，唯各本鑑賞辭典對某一首詞、乃至於一字一句，往往有不同之說解，若能深入比較其差異所在，探究其差異之原由，即是學術問題。故此類資料，站在求全之立場，亦當收入論著總目之中；然而一一條舉，其

篇幅之浩瀚，實非任何目錄所能負荷。筆者因將經眼之鑑賞辭典三十六種以書籍代碼表示，將總數達萬餘條之資料加以合併，按作者、詞牌、首句及各書之頁碼編為〈鑑賞類書籍選析詞作索引〉，置於附錄中，既可一索而得，又不多占篇幅，對讀者而言，不啻增加一萬餘條資料。

四、改進人名索引

一般人名索引對一人數名之處理方式，大體皆是以其中一名為主，將所有條號集中一處，其他名號之下注明「見某某」，不再另注條號。此種方式之不便處有二：(一)必須檢索二次方能找到該條。(二)只能知道某人即某人，至於某人是否有其他名號，則無從知曉。本書針對此缺點加以改進：(一)以作者本名為主體，其他名號之下注明「即某某」，並注明條號，讀者若只擬查知此名號之條次，則至此已足；若想進一步瞭解，亦可循線查尋。(二)所有名號除按筆畫順序排列外，另統一序列於本名之下，並以「△」表明此為同一人。讀者查尋任一名號，皆可查得此作者在詞學著作中使用的所有名號。以龍沐勛為例，讀者查「籀公」，可立即得知署此名號之條目，若欲再查知龍氏其他著作，則可在「龍沐勛」之下查得「△龍榆生」、「△榆生」、「△龍元亮」、「△籀公」、「△俞耿」、「△無覺」、「△忍庵」、「△忍寒居士」等不同名字之條號，非但可知悉本書收錄龍氏論詞資料之全貌，並可知龍氏發表詞學論著曾使用過何種名號。

復次，本書八種附錄中，值得特別介紹者尚有如下二種：

一、1901年以來重要詞學叢刊目錄

所錄皆為1901年以來刊印或再版之叢刊，其中子目，對詞學研究頗有參考之助，原應全數收入本目錄中，唯是此等叢刊以歷代詞家別集為主，且多按時代排列，故列為附錄，既省篇幅，而各叢刊之特色，亦可保留。

二、1901年以來三大詞學期刊總目

近世詞學期刊，早期有《詞學季刊》，自民國二十二年創刊至三卷三期止，共出刊十一期，三卷四期雖已發排，然未及出刊即毀於戰火。故民國五十六年臺灣學生書局翻印之《詞學季刊》，即至三卷三期為止。七十四年，北京中國書店獲得三卷四期之部分校稿，始與原刊一併重印。《詞學季刊》停刊後，龍沐勛先生乃於二十九年於上海創辦同聲月刊社，出版《同聲月刊》，自創刊至四卷三號，

共出版三十九期。唯是此書流傳不廣，在臺極難寓目，大陸地區亦僅少數圖書館度藏，且未必齊全。筆者幸獲施蛰存先生惠贈其珍藏，特將全部目錄刊布，以饗讀者。此外，近年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在施蛰存先生諸前輩學者努力下，又創辦《詞學》，已先後出刊十一輯。上述三書，為詞學研究之重要里程碑，故將其各期篇目一一列出。

此外，並將本書所曾引錄之中外文期刊、論文集及報紙資料附列書後，俾讀者對資料來源可有基本之瞭解，若欲找尋本文，亦可有尋索之依循。唯是有關期刊、報紙之資料，各書記載頗有出入，凡此，均盡量比對核實，實在無法查知者，則注明「未詳」，以俟他日。

本書原由曾純純協助編務，其主要工作為蒐集並輸入資料，亦負責部分查對工作，曾純純離職後，由陳靜芳、張雁雯、陳佩珊及王雲玉等繼續查補資料，並協助分類及校對工作。然本書得以出版，實有賴學界之協助。由資料提供至查核訂補，詞學同道皆給予莫大幫助。許多資料在臺灣無法查到，甚或在大陸亦難以查得，皆有勞朋輩熱心協助，代為尋索查對。尤其杭州大學吳熊和、中國社科院劉揚忠、華東師大高建中、趙山林、南京師大鍾振振、湖北大學王兆鵬、河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林從龍先生等，更是多所勞煩，特此致謝。然因篇袤浩瀚，各種來源之資料查檢不易，其中錯漏之處，自不能免；期盼本書出刊後，詞學同道能夠糾繆補闕，俾能更臻完善。筆者以為：二十世紀以前，詞學研究未如當今發達，二十世紀以後，由於網路、光碟之流行，資料檢索自有一番新貌，故將二十世紀所有之詞學相關目錄整理完備，對詞學研究必然有重大意義。本書自蒐集、校訂到出版，曠日持久，而資料蒐集之工作卻未曾中斷，故時至今日，又累積大批資料，唯為維持體例之一貫，除後續性之資料外，一九九二年以後之條目均不列入。期望數年之後，能補苴罅漏，並加入續收材料，出版一本更為完備之《二十世紀詞學論著總目》。

林玫儀 謹識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
一九九五年六月三十日